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

守望大地

——国家土地督察十年纪实



陈国栋 周 习 梁守德 著

非
外
借

中国大地出版社

守望大地

——国家土地督察十年纪实

陈国栋 周 习 梁守德 / 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大地：国家土地督察十年纪实 / 陈国栋，周习，梁守德著.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17.2
ISBN 978-7-80246-968-6

I . ①守… II . ①陈… ②周… ③梁… III . ①报告文学—
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5979 号

Shouwang Dadi

责任编辑：王雪静

出版发行：中国大地出版社

网 址：<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gphdzcb@sina.com

天猫旗舰店：<https://zgddcbs.tmall.com/>

社址邮编：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100083

购书热线：(010) 66554518

传 真：(010) 66554518

印 刷：北京睿和名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书 号：ISBN 978-7-80246-968-6

(如对本书有建议或意见，敬请致电本社；如本书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国家土地督察人

不忘初心 与时俱进



2006年7月，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正式实施，到今天已走过十年历程。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在国土资源部党组组织推动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督察方法日渐丰富、能力持续提高、机制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土地督察制度框架；坚持围绕科学发展开展土地督察，督促地方政府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夯实了国家粮食安全基础；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土地督察，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围绕包容性发展开展土地督察，尽心尽力维护群众土地权益；坚持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开展土地督察，促进地方政府提高依法管地用地水平；坚持土地督察和调查研究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土地制度重大改革，促进土地管理政策制度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土地督察机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落实“尽职尽责保护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尽心尽力维护群众权益”的国土资源工作定位，在闲置土地处置、不动产统一登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重大任务中，发挥了“尖兵”、“利剑”和部党组“左右手”的重要作用，全面履行了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职责使命。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组织作家经过两年多采访创作，近日推出了讲述国家土地督察十年纪实的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大地》。该书运用写实的笔法，通过大量详尽事例和感人的故事，全面反映了土地督察制度诞生与发展历程，真实记录了土地督察十年间的重要事件，系统总结了十年来土地督察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入揭示了国家建立土地督察制度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该书生动描述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土地督察人物形象，充分展示了土地督察人“为国督察、无上光荣”的高尚情怀和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优良作风，生动诠释了土地督察队伍“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对人民群众满怀深情、对本职工作一丝不苟、对言行举止严格要求”的核心价值观，树立了土地督察人的靓丽形象。书稿以文学形式全方位展示土地督察工作，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土地督察工作的公众认知度、媒体关注度和社会认可度，使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更加关注、理解和支持土地督察事业。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展望新征程，土地督察工作任重道远。我们要不忘初心、与时俱进，始终牢记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职责使命，始终做耕地保护红线的忠实守护者、节约集约用地的积极推动者、人民群众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希望广大土地督察工作者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发扬“逢战用我、用我必胜”的优良传统和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的可贵精神，奋力谱写国家土地督察事业的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作者系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

2016年10月20日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里程碑的诞生 / 1
- 第二章 国家重托 / 19
- 第三章 守望大地 / 29
- 第四章 土地督察人在行动 / 75
- 第五章 人民就是江山 / 121
- 第六章 仗剑远行 / 151
- 第七章 督察卫士 / 183
- 第八章 督察干部的情怀 / 215
- 第九章 信仰和忠诚 / 225
- 第十章 任重道远 / 243
- 感悟十年·寄语明天 / 253
- 后 记 / 255

第一章

里程碑的诞生

2008年11月3日晚，路灯次第亮了。北京市车公庄大街核建大厦，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的一个办公室里，正在加班的蔡可军专员刚要收拾桌子上的东西准备回家，忽然座机响了。蔡可军拿起电话，是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来的电话，心就提了起来：出事了！京沪高铁河北廊坊段，施工单位与当地被征地农民发生冲突。一百多号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手持螺纹钢筋棍的人打了墨其营村和艾各庄村前来维护土地权益的村民，打伤18人，重伤5人。通知北京土地督察局赶快派人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几乎是同一时间，北京西郊一处出租房里，28岁的小伙子马曙光，刚刚端起女友递过来的饭碗，嘴唇吸了一口稀饭，手机就响了。女友也愣在那里，还没有好好说话，这就意味着分别。果然，马曙光接到了蔡可军的电话：马上来局里，廊坊那边出事了，咱们一块去处理。马曙光在女友哀怨的目光里冲进了夜色。他与蔡可军立即赶赴廊坊市墨其营村的施工现场。蔡可军中等个子，眼睛不大却闪着犀利的光，他刚刚从北京某部队转业到北京土地督察局。马曙光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约有一米八的个子，壮壮实实的，考进北京土地督察局前是人民警察。一听说有不少群众被打伤，心就来气，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干什么？这时，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从上海直飞北京首都机场，下了飞机直奔河北廊坊。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刘明松副司长、高伟处长分别出发直接赶赴廊坊与王部长会合。

蔡可军和马曙光被簇拥着进了一间较大的房子。说是村里的房子，有些简陋，蹲着一些木头联椅，算是临时会客室。地方的政法委书记，一脚踏了进来，谁都不看，气愤地数落老百姓如何如何，最后下结论说墨其营村的老百姓真是难缠，一个劲儿地阻挠施工。王世元副部长激情地说，书记同志，老百姓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什么不对，就都是老百姓的错，也不应该打他们。而这位书记还是滔滔不绝的说老百姓的不是。蔡可军再也坐不住了，他说，书记，你可是廊坊人民的政法委书记，自王部长进入会客室，你就不停地说老百姓如何如何不好、不讲理、难缠等等，

我们没有听到你一句正面评价老百姓的话，更没有听到被打伤群众救治情况。切不说老百姓依法维权，土地违法与否，先不去追究，就全是老百姓的错，也不应该打他们。假如这里面有你的兄弟姐妹，你是什么心情？你这样老百姓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那人见蔡可军气愤地指责他，顿时答不上话来。蔡可军以为他不服，一个劲儿地说，假如这里面有你的兄弟姐妹，你下得去手吗？政法委书记望着蔡可军严肃的脸，不知道怎么回答，之前可没有人这样对他说过话，就高声反问道：你是什么部门的？

蔡可军和马曙光不约而同地说，我们是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的！一旁的人声音里透着尊敬，赶忙介绍说，是的，他们是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的，专门来处理这事的。

国家土地督察？政法委书记愣了一下。这个不是很熟悉。在这之前，他只知道有国土资源部、省国土资源厅和各级地方的国土资源局，局里设有执法大队。从没听说还有个土地督察局。

那位政法委书记不再说老百姓的坏话。

国土资源部成立的工作组连夜与河北省政府、省国土资源厅听取廊坊市委、市政府、广阳区政府有关情况汇报，王世元副部长对调查处理工作提出了要求，并作出了具体安排。王世元副部长要回部里汇报，就嘱咐道：老蔡，注意安全，把情况搞清楚，就快回北京。

工作组的同志深夜查阅资料直到凌晨3点多才休息，早上6点多就起来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们迎着晨光到了广阳区政府大院，那里人山人海，会议室门口也全是村民，情绪非常激动，像一堆浇了油的干柴，点火就着。蔡可军、马曙光凭着在军队和公安队伍中积累多年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提醒自己，稳住，不要着急，他们简单碰头后，马上与地方政府同志沟通，并向村民介绍我们是国土资源部、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成立的工作组，请村民们控制情绪，相信我们一定会依法依规、公正了解情况，也希望村民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如实向我们反映情况和诉求。像是群众代表的三四个人警惕地站在一旁，一看有为他们说话撑腰的，还是国家督察机构的人，一下子有了希望，呼啦一下围住了他们，七嘴八舌地诉说着，占了地，补偿款不给，还打人！这些打人的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小伙

子，有三四辆车，等等。

施工单位的人说，谁愿意打人？谁不知道打人犯法？可你们问问，他们这些村民是不是欠揍！我们是施工方，我们容易吗？我们是来搞铁路建设的，不是和谁打架的！我们最怕的事就是拖，我们每年投入1000万元以上，一旦延误，损失谁也不给补。有时一天就开支几十万上百万，拖一天就损失惨重，那些闹事的村民想过没有？不打，我们有什么办法？你们打听打听，我们出面和老百姓谈过多少次，好话说尽了，他们来阻拦的人更多了。谁愿意卷入地方政府、业主和当地村民的纠纷？这不是逼的嘛。

蔡可军听他们说，一旦出现矛盾拖延工期，施工的工程局不但要多出延期的支付成本，还要赔偿施工合同违约金，更要被集团处罚。为了避免追责，除了打人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京沪高铁投资2200多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建设里程长、投资大、标准高的高速铁路。2008年4月正式开工，建成后能极大地改善沿线居民出行的情况。也是呀，中国人，历来推崇修桥铺路，做善事，本身修路就是民生工程，可是具体到一个村一户人家，就难办了，补偿款少了就闹事。唉！同样是环黄渤海地区，当年一百多名民兵主动抬伤员，渤海人民说：“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几乎每一次国共交锋，都有相当多的老百姓推着小车去支前。陈毅说过，我们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当时淳朴的老百姓命都交给了中国革命，什么利益舍不得呢？”

蔡可军从临时会客室出来一看，黑魆魆的水泥柱子凌空傲立，像一排排的哨兵，高大的柱子下面是泥泞不堪的工地，还是人山人海，更多的村民围在临时会客室旁不走。这样可不行。蔡专员提了三条：先给村民开会，村干部不要参加，让村民们把真相说出来；了解情况后，再开村干部会，看看村干部怎么处理这件事；开完村干部会，再开乡镇干部会，然后开区里干部的座谈会，然后再开有关部门和铁路建设单位参加的会议。把这件事每个环节都弄明白，解开疙瘩。同时，让马曙光将每次会议的意见归类整理上报。

蔡可军说，工程公司打人不对，并且有组织地打人绝对不允许。先不说给不给钱，打人犯法，一定要抓人，在现场抓。要让村民知道这事，平息不满情绪，让他们知道我们国家土地督察局的人是真为老百姓办事的。

见蔡可军态度强硬，不采取措施不行，施工方当场免职经理2名，对参与打人的6人刑事拘留对所有参与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其间，蔡可军问当地的干部，土地补偿款给老百姓了没？给了要有签字，他要复印一张村民领取土地补偿款签字凭据回去。区里人说，叫蔡专员先吃饭，说人家谁谁谁都走了，您也吃了饭回去休息吧。蔡可军右手猛地划过半个弧形说：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是来了解情况的，我代表整个北京土地督察局来处理问题，只道听途说可不行，那会失职的；什么时候拿来凭据，我们什么时候吃饭。

客厅里静下来，没有人敢再提反对意见。马曙光去整理材料，看着怒气冲冲的一群人，没有畏惧。他觉得自己是个战士，永远向前，站着是山，躺下是岭，倒下也要倒向前进的方向。这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一种执行力。过去他是穿着警服的一名人民警察，现在他是一名土地督察机构的干部，从一名人民卫士成为一名土地卫士。在此之前，他已经干了十年的警察，磨炼了意志。他觉得干土地督察，称谓是国家赋予的，其职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长治久安。事业不同了，但职业和警察一样，同样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马曙光和工作组的同志们揉揉发涩的眼睛，拖着疲惫的身躯，要求对方实事求是地写材料，办全临时用地手续，补偿款以存折的形式发到被占地农民手中。这一切办好后，已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他们回京后，写了汇报材料给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经过认真研究，给河北省政府发了督察函。给京沪高铁发了建议：①京沪高铁沿线7个省办理项目施工临时用地。②责成河北省人民政府尽快将用地情况报北京土地督察局。③河北省政府对18名受伤者（其中5名重伤者）进行妥善处理。

因为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的公平公道，群众易于接受，廊坊事件很快平息了。一个村民看看马曙光，拉着他的手说：“感谢马同志给我们解决了问题！”马曙光真诚地说：“不要感谢我，我只是一个符号，是土地督察系统的一分子，你感谢我们国家土地督察局就行了。”回到北京，马曙光听说土地总督察徐绍史来电话，赞扬廊坊事件北京局处理得当。从此，京沪高铁作为线性工程，改变了往年项目用地整体报批方能批复的状况，实现

了以地市为单位分段呈报，做到了成熟一段、上报一段，完善一段、批准一段。

廊坊事件虽然过去了，但“你是干什么的”这句反问久久地回响在蔡可军马曙光耳边。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这是每个土地督察人每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的杨璐局长在问，北京局的马曙光、胡德斌在问，沈阳局的赵育民在问，济南局的荣健、武汉局的李红都在问，从事国家土地督察事业的干部几乎每天都在心里暗暗地问自己：我是谁？我代表谁？督什么？察什么？我们特殊的使命是什么？

一、来自人民大会堂的声音

我国的土地督察制度萌芽于三十年前国务院第100次常务会议。

三十年前，1986年的那个春天，在长安街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务院第100次常务会议正在召开，谁也没想到在全国机构一片压缩声中，国务院却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土地管理局。

李先念签署的第41号主席令，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土地资源管理、全面调整土地关系的法律，是我国土地管理工作纳入依法管理轨道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这年的8月，东北黑土地的玉米刚刚进入收获季节，到处是黄澄澄的喜悦。吉林省委副书记、53岁的王先进接到北京的通知，让他马上从长春赶飞机去北京接受重任——担任国家土地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党组书记，去掌管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管理与改革。

王先进担当此职自有他的优势。他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市，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地雷战的发源地，是抗击日本鬼子的主要战区。王先进参加过胶东、济南、淮海、渡江战役，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当过科长，也做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做县委书记的时候，他直接领着干部到吉林通辽县余粮堡公社常宝屯村和社员同吃同劳动，参与了当地包产到户的土地改革工作，并且总结摸索出了一套成功的经验。

王先进知道，土地制度历来是时代经济发展的特征反映。1985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然下降2820万吨，这引起了一直对粮食安全保持高度敏感

的中央政府的忧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所以很快发出了“认真清理非农业用地、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制订和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村镇建设规划。于是，负责全国城乡地政统一管理工作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应运而生。

国家土地管理局一方面大力宣传“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一方面让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得到粮食安全宪法的承认，协议、招标和公开拍卖三种形式让沉睡的土地迸发了无限活力，中国大小城市房地产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中外合资企业日益增多，整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国家土地管理局第二任局长邹玉川一上任，却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土地利用缺乏统一规划，城乡建设普遍存在着内松外紧现象，城外新房林立，城内千疮百孔。征而不用，多征少用，执法不严，乱占滥用，毁坏良田的现象很多。仅1992年，每个省、每个地级市、每个县市区都在争先恐后地建设开发区，开发区占去了2400万亩耕地，中国的人均耕地降到了1.4亩，开始危及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邹玉川是河北省晋州市人，本科学历，1958年入党，1987年任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国家土地管理局党组成员、副书记，199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副部长、中共建设部党组成员，兼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他上任后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制度遏制遍地开花的开发区建设。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但在土地管理中，地方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种现状，让邹玉川局长心急火燎，他曾专门召开过一次土地监察体制改革会议，确定将土地监察机构提高规格、垂直管理、设立执法监察队等基本思路。然而实践证明，土地违法主体除了公民、法人之外，地方政府也是违法主体，而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内设监察机构规格再高也没有执法监察权，不能对地方政府的用地行为说三道四。

那么，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约束与监督地方政府的用地行为呢？有关领导和专家都在苦苦思索这一问题。他们最后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无非是两条路：一个是修改法律，增设土地执法权；一个是实行国家土地总监制度。

中国历来自称地大物博，土地制度以开垦为主，落后的生产工具，对土地的态度历来是鼓励开垦，比如北魏时期的军垦制，东汉时期的屯垦制。但异曲同工，督察制度也自古有之。早在秦汉时，中央设御史府，长官为御史大夫，地方设监御史，由中央政府派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了御史大夫一职来监督约束丞相，监督者就会瞪大眼睛去挑丞相的过错，以找机会弹劾丞相以便自己升迁，而丞相为了免遭弹劾，便会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忠实贯彻国君的统治意图。三国时，曹魏于殿中省置殿中侍御史，掌记录朝廷动静、纠弹百官朝仪。西晋，御史名目很多，开后代专门职务御史先河，有督运御史、符节御史、检校御史等。隋唐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与殿中、治书两侍御史并立。宋朝欧阳修在《送孙屯田序》里写道：“御史本为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监视。事无大小，皆得以法绳之。”就是典型的御史督察。唐朝的中央督察机构是御史台，下分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划分监察区，每区设监察御史一人。到了明朝初期，朱元璋改名为“都察院”，是最高的监察、弹劾及谏议机关，目的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成为主要监督考察一般官员的机构，其主要官员仍然叫作“御史”。监察机构由皇帝亲自掌控，将全国分成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交趾、朔方等13州即13个监察区，每区由皇帝任命一名刺史，并给刺史规定了明确的监察职责——“六条问事”，明清还专设监察御史，隶都察院，另有派遣监察御史巡察地方者，明称巡按，清称巡按御史。明代有御史巡行京城之制，称巡城御史；清有监察御史督察漕运，称巡漕御史，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督察制度有所演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部负责对国务院各级政府公务员实施监察，对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实行监督检查。

土地督察制度与此一脉相承。于是，建立国家土地总监制度成了国家领导人的首选。

事过一年以后，邹玉川签发报告，正式向中央编办提出了建立国家土地总监制度。

1997年4月15日，国务院出台了一个被称为土地管理里程碑式的1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 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文件出

台前前后后，作了很大的努力。又过了10年，决策者们发现，全国耕地保护任务异常严峻：截至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耕地锐减为18.26亿亩，10年减少1.24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240万亩。而10年间，中国人口每年增加上千万。一增一减，我国人地矛盾更加尖锐。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必将成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千古罪人。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央在2006年不得不提前修订已经无法实施的《1997～2001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必须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切实加强土地调控”。中央政府对土地管理的新思路促使土地督察机构萌芽。

二、粮食问题在中国

有人做了一个比方，说如果我国每人每天吃掉一粒米，全国一天就要吃掉24吨大米。如果13亿张嘴巴连在一起，比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还要大！一个如广场大的嘴巴每天要吃掉多少粮食！何况我们13亿人口中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什么是贫困？世界银行描述说，贫困就意味着饥饿，意味着没有栖身之地。

说到家，粮食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中国历朝历代对于土地，历来是屈膝跪拜，心怀敬畏的。

大家都熟悉的《左传》，有个故事说的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登基之前，遭到父王和弟弟追杀亡命天涯。有一天疲倦饥饿，向一个锄草的农民求一点吃的东西。那个农民一句话没说，从田地里捧起一块土坷垃送到重耳面前，笑着说，吃这个吧。重耳受辱，下马取鞭，暴打农民。随从大臣狐偃赶忙拉住，恭敬地接过那块土坷垃，对重耳说，这是个吉兆，土地就是粮食，土地就是江山，老汉把土地送给我们，这不是上天赐给我们土地嘛！快快拜受才是。重耳突然醒悟，跪下来，叩头谢上苍，然后郑重地捧起土块放到车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土地与粮食问题一点都疏忽不得，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庆明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买大米，全世界都卖给我们，也吃不了几天。”中国若出现粮荒，后果不堪设想。汉朝末期两三千万人口，有上

百万人逃荒要饭，流离失所。明朝末期，陕西人吃观音土充饥，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1942年河南旱灾，粮食短缺，受灾1000多万人，饿死了300多万人。

粮食！这就是“要命的粮食”！

另一个美国人莱斯特·布朗，中国耕地的锐减趋势引起了他的担心，他提出了一个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据他推断，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需要进口粮食两亿吨。什么意思？两亿吨正好是那个时期整个国际市场的谷物贸易总量。所以他说，到2050年，如果中国粮食出现问题，会把整个世界吃光。这话虽有失偏颇，但有警示意义。

粮食是美国最好的战略武器。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2004年，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而美国几乎控制了一半世界粮食的出口。2002年，卢拉在巴西竞选总统的时候提出一个目标，说如果每个巴西人都能吃上早餐、午餐和晚餐，我奋斗的意义也就算实现了。一日三餐，能吃饱，这就是卢拉的竞选口号。就是凭着解决吃饭问题对国民的诱惑，卢拉赢得了巴西第四十任总统宝座。

饥饿的非洲大陆有数千万人食不果腹，每天都在为三餐而挣扎。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居民每周只能领取两次食物，一块干面包或者一小片冻鱼。这点东西也只能塞塞牙缝，填不饱肚子。尼日尔首都亚美尼亚的老百姓饿急了，嘴里咀嚼一种名为“塔法萨”的树叶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食物援助，标语上写着：“我们太饿了，请帮帮我们。”这是他们的首都，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民都饿成这样，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联合国预计说，非洲大陆每年都有约500万人死于饥饿，或者与饥饿有关的疾病。

历史拒绝遗忘。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300万人，逃亡300万，在逃亡中又死去不计其数。1945年的湖南，由于日本侵略，荒废土地1450万亩，粮食锐减，仅收稻谷6730万担（一担为120斤），比1936年所收稻谷减少64%；有400万人饿死，仅衡阳一个地方就死去9万人；人们只好挖草根，剥树皮，吃观音土。

所以，保护耕地，保证粮食安全是国家根本。“杀鸡取卵”“竭泽而